

# 基于宗教原理的政治表达

——《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观点基本原则》解析

胡巍葳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变化,俄罗斯的政教关系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积极参与国家社会生活,并针对重要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有利的政治形势和法律条件下,代表教会官方立场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观点基本原则》于2000年出台。该文件体现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系列政治主张,包括对“交响曲”模式政教关系的确认及发展,对有底线政教合作的支持等。同时,东正教会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圣经》和《圣传》中的神学原理及宗教道德,是俄罗斯东正教会评价社会问题的基本出发点。通过《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观点基本原则》,俄罗斯东正教会提高了自身在世俗社会中的地位,加强了在国内外政治话语中的主导权。

**【关键词】** 俄罗斯 东正教会 政教关系 政治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 胡巍葳,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教会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存在于与国家、社会之间特定的关系之中,并且这种关系会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变更而发生改变。“教会在自己存在的不同时代,与国家有不同的关系。”<sup>①</sup> 近百年来,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政教合一,社会主义国家无神论政策下东正教会被政权的压制,苏联解体后在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下的政教分离。俄罗斯东正教会根据政教关系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社会学说,令神职人员和信徒了解教会与政权及社会对话的总立场。掌握社会重大事件的发展动态,保证东正教会

---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政治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4YJC730004)和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历史哲学与文化哲学双重建构下的欧亚主义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7ZXE4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俄] C. H. 布尔加科夫:《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徐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5页。

在世俗世界的地位和对信徒的影响力。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间的关系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态势。20世纪90年代俄联邦宗教政策发生根本改变之后，宗教及教会的作用被重新审视。1993年俄联邦宪法第14条规定，俄联邦是世俗国家，任何宗教都不能作为国家或义务宗教；政教分离，各宗教组织在法律面前平等。1997年俄联邦《信仰自由与宗教组织法》（О свободе совести и о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ях）规定了国家世俗性、政教分离的同时，将宗教生活与历史文化背景联系起来，承认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在俄罗斯精神与文化形成及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东正教在俄罗斯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信仰自由与宗教组织法》促进了俄罗斯政教关系新模式的形成，表现为国家与包括东正教在内的传统宗教间的优先合作。

在这样的法律背景和政教关系形势下，面对苏联解体后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俄罗斯东正教会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一定的立场。然而，“声音”的发出者多是东正教神学家、哲学家或神职人员，代表的仅仅是个人的神学态度，而不是东正教会的官方立场<sup>①</sup>，并且，许多问题未能给出明确的回答。基于这些因素，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社会学说制定被提上日程。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东正教会就开始制定一系列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文件，其中最具标志意义的就是经过6年酝酿、于2000年8月被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理事会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通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观点基本原则》（Осн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ПЦ，以下简称《基本原则》）<sup>②</sup>。《基本原则》在半封闭状态下由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神职人员、神学院教授、主教部门工作人员等共26人制定，领导者为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Кирилл Гундяев，当时是都主教）。

《基本原则》包括16个部分，涵盖特定社会问题、国家及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主要内容包括：神学基本原理；教会与民族；教会与国家；基督教伦理与世俗律法；教会与政治；劳动与劳动成果；私有制；战争与和平；犯罪、惩罚与改正；个人、家庭及社会的道德问题；个人和民族的健康；生命伦理问题；教会与

<sup>①</sup> 例如，《东正教国家观点》（Концепция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由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信徒团体制定，不受教会保护，独立运作。

<sup>②</sup> 在中国关于东正教的学术研究中，对这份文件的翻译不尽一致。本人曾将该文件名称中部分词语翻译为“章程”、“理念”，但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进一步分析，以及与俄罗斯学者的多次探讨，暂将其改译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观点基本原则》。

生态问题；世俗文化、科学及教育；教会与世俗大众传媒；国际关系；全球化与世俗化问题<sup>①</sup>。这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活动的基础性文件，是教会开展社会领域各项工作的重要依据：对内形成了指导主教、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活动的统一规范<sup>②</sup>，保证教会成员在与政权、社会对话时，持一致观点，促进教会内部团结；对外体现了教会关于政教关系及重要社会问题的清晰认识和官方立场。

## 一 对“交响曲”政教关系原则的新阐释

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社会参与涉及国家众多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因此，与社会政治主体，尤其是政权机构之间存在更多的活动交集。政教关系问题一直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制定社会学说的基础，自然也是《基本原则》的关注重点，其中第三章“教会与国家”和第五章“教会与政治”专门对此进行了详细阐释。《基本原则》确定了拜占庭式政教关系原则，即国家与教会之间的“交响曲”模式（完全的联合行为）。拜占庭国家继承了罗马帝国末期国家体制的诸多特征，作为罗马恺撒政权的继承者，帝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具有完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在对帝王威信与维护中，东正教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制定并诠释了帝王政权神圣起源的官方学说，宣布了国家与教会的统一<sup>③</sup>。拜占庭“交响曲”模式政教关系的本质是双方合作、互相支持、互为责任，一方不侵犯另一方的专属权利。这种关系体现了政教合一之下东正教会的绝对优势地位，按照一些研究者观点，这正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所期许的理想政教关系。

俄罗斯东正教会深知，在当今不承担任何宗教义务的世俗国家中，教会与国家机制融合会令其丧失自由，并可能面临随之而来的风险，因此，不再遵循革命前拜占庭政教“交响曲”传统，而是对其进行了现代阐释：国家政权和教会权力在充分平等和彼此互不干涉的前提下相互合作、互为责任。合作的必要性出自实际社会需求，首先即为道德需求。据此，国家和教会之间合作的意义不仅在于

① 张雅平：《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

② 对于基督徒而言，基督教不仅是内在的安抚、疗愈手段及自律体系，而且还是指导基督徒生活的总体原则，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因此，基督教会应具有相应的社会认知、与末世论救贖相关的某种社会理想，把尘世与天国相结合，来定义彼此间的关系，指引信徒的社会倾向。

③ 俄罗斯著名宗教哲学家洛斯基针对拜占庭式“交响曲”模式指出，“国家与教会分开会导致全人类的宗教出现，或者国家的自我神化。这种分开是不可行的，因为国家具有真正的、潜在的基督教理想。必须要设定教会与国家的活动界限。教会的任务在于，坚持主张国家可以为了天国而自由获得完善”。参见：Лосский Н. О.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М., 2007. С. 394.

实现公民福祉，而且在于完成教会的救赎使命<sup>①</sup>。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认为，国家和教会之间的“交响曲”，是一种在独裁统治下格外强大的统一体<sup>②</sup>，当今的“交响曲”是对中世纪的拙劣效仿<sup>③</sup>。笔者尝试对《基本原则》进行分析，明确俄罗斯东正教会针对“交响曲”模式的全新解读。

### （一）强调教会在政教关系中的独立自主性

俄罗斯东正教会支持国家的政教分离政策，表示与任何国家制度、现有政治学说、具体社会力量（其中包括政权方的具体社会力量）保持距离，不表达对某种政治组织或政治领袖的公开偏好，主张持各种政治观点的人之间的和平与合作。教会允许其主教、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持有各种政治信仰，但禁止神职人员参与政党活动和竞选、成为各级政权代表的选举候选人。

同时，《基本原则》认为，国家针对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各社会领域的参与，不仅不应阻碍，而且应提供相应支持；国家不应超越自己的全权，与教会倡导的理念产生直接冲突；国家不应介入教会内部事务，成立类似于苏联时期的宗教事务委员会等机构。“教会不承担属于国家的职能，不通过暴力途径惩恶扬善，不利用世俗权能，不采取强制手段限制国家政权的职能。同时，教会可以要求或者建议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来解决某些问题，但是采纳与否的决定权在国家。国家不应干涉教会生活，包括教会管理、仪式活动、精神实践等。例外的情形是，当教会作为法人出现时，不可避免地与国家、立法和政权机构产生相应的联系，但此时教会也希望国家能尊重教会的教义和内部规定。”<sup>④</sup>

《基本原则》直接体现出教会和基督徒拥有抵抗权利——“如果政权迫使东正教信徒离开基督及其教会，并去从事罪恶的、有害精神的行为，教会应当拒绝服从国家。基督徒遵循良心驱使，可以不去执行政权迫使其从事的罪孽深厚的命令。”<sup>⑤</sup> 教会可以采取下列行为以示抵抗：针对出现的问题和政权进行直接对话；运用民主机制来改变立法或重议政权的决定；求助于国际相关机构和国际公共輿

① Костюк К. Н.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октрины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01. № 6. С. 120.

② Религия и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на просторах Евразии. М. : РОССПЭН, 2009. - . 54.

③ Костюк К. Н.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и обществ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ли этниче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 Полис. - 2002. - № 1. - С. 117.

④ Осн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М.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й Патриархии, 2000. С. 15.

⑤ Осн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М. : Отдел внешних церковных связей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 2000. С. 25.

论；向自己的信徒发出倡议以及公民抗命。

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强调，教会应当保持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不应当成为国家机器或国家政治的一部分。当教会处于自由时，才有可能对政权的活动予以道德评价<sup>①</sup>。俄罗斯东正教会宣布在政治层面的独立自主性，主要基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教会在世俗国家中的法律地位——俄联邦宪法及宗教法对政教分离的明文规定。正如著名教会政论家、俄罗斯东正教会辅祭安德烈·古拉耶夫所说：“这对东正教而言是首位的：教会存在于世俗社会之中。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对话的可能。当教会与国家成为一个统一体时，已然没有对话的空间……当今政教分离，意味着应当彼此了解。《基本原则》正是在告知世俗社会，我们希望怎样的政教关系存在。”<sup>②</sup>二是从基督教神学角度来看，教会是神人有机体<sup>③</sup>，其意识形态源自构成教会传统与实践的《圣经》和《圣传》，例如在《新约圣经》中就没有关于国家本质、政教关系学说的一般判断，因为布道是在上帝的国度，“不是来自于现世”<sup>④</sup>。“国家是对今世的创建，本质上不属于基督教会存在的终极目的”<sup>⑤</sup>。“基督教面对国家的主要立场便是，上帝之国和尘世之国的分离”<sup>⑥</sup>。

尽管俄罗斯国家和东正教会都认可彼此的独立自主，致力于实现宗教组织的去政治化，但并不代表二者在实践中完全“绝缘”。将保障社会精神、道德健康及社会幸福作为第一要务的同时，俄罗斯东正教会没有忽略对各种社会进程的关注，针对重大问题发表观点，面对各级政权机构持一定立场。同时，东正教会并不阻碍平信徒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政治生活。对此，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前任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曾强调：“教会身处政治之外的含义是，我们宣传的不是拥有世俗政权，我们也不参与政党斗争。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们脱离社会生活，远离触动人们的问题。上帝差我们到世上来（约翰福音 17：18），希望我们能成为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атриарх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 всея Руси Кирилла перед участниками Группы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лидерства Всемир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12 марта 2011 г. в Москве. <http://www.sunhome.ru/journal/135592>.

② Кураев Андрей, Ответы молодым. Саратов, 2005. С. 224 – 225.

③ Осн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М.: Отдел внешних церковных связей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 2008. С. 51.

④ Библия. Книги Священного писания Ветхого и Нового завета. Издание Московской патриархии. М., 1992. Ин.: 18. 36.

⑤ Мейендорф И. Церковь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Русское зарубежье в год 1000 – летия Крещения Руси; сб. М., 1991. С. 281.

⑥ Там же. С. 282.

世界之光（马太福音5：14）。”<sup>①</sup>

## （二）开展有底线的政教合作

《基本原则》中所倡导的“交响曲”模式政教关系的基础是，国家与俄罗斯东正教会之间的“合作”<sup>②</sup>（сотработничество）原则。并且，俄罗斯东正教会创建了自己的国家教会关系理念——《国家与教会的合作》（Сотработниче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церкви），将自己定位为政治关系中的平等伙伴和参与者。俄罗斯东正教会认为，法律规定政教分离的世俗原则是两种制度不干涉彼此内部事务，是对二者权力范围的划分，而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解释——将宗教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禁止宗教组织参与社会重大事件决策以及对政权的行为进行评价等。因此，东正教会可以成为社会政治关系中的全权参与者，与各个层面的国家机构展开直接合作（直接参与政治和政治斗争除外）。

《基本原则》规定了东正教会与国家进行合作的17个具体领域，并且，这些合作领域只适用于当下，伴随着国家的发展，合作范围将会扩大。其中二者的优先合作方向有：第一，社会道德方向。包括保存社会道德；开展宗教、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实施慈善和联合社会规划。俄罗斯东正教会认为，教会与国家对待社会问题的根本目的不同，教会侧重精神层面、宗教目的，保存社会生活的道德标准，在此方向上，政教合作的本质在于抵抗外来文化入侵。第二，社会政治方向。包括在国际上、种族间和公民间缔造和平，促进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针对有利于社会和教会的问题，与国家政权展开对话，其中包括有关法律、法规、命令和决议的制定；关怀军人和执法机构中的工作者，关注他们的精神道德教育状况<sup>③</sup>。第三，社会文化方向。包括科学、教育、文化和创作、与大众传媒机构的工作。第四，社会经济方向。包括为教会、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服务的经济活动，环境保护；保护、重建和发展历史及文化遗产；医疗健康。

<sup>①</sup> Безбородов М. И.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етрГУ. 2013. С. 24.

<sup>②</sup> 俄罗斯东正教会认为，当今国家与教会之间是“合作”关系，而政教关系的世俗研究者常称之为“伙伴”关系。

<sup>③</sup> 同其他基督教派以及其他世界宗教一样，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活动的人道主义特征之一在于，憎恶战争和力求缔造和平。教会反对战争宣传和标榜仇恨的宣传，格外强调维和活动的理论根基和对暴力的谴责。主张无论暴力来自何方，都要坚持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为所有身陷冲突的人民争取公正的和平，而不取决于其民族或宗教信仰归属。在现实中，俄罗斯东正教会正遵循了这些思想。例如，1993年10月莫斯科事件中莫斯科宗主教区参与中立调解，对车臣、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南斯拉夫等其他“热点”问题中流血事件进行制止。同时，《基本原则》也认可的是，尽管不希望战争出现，但战争却是捍卫近邻利益、恢复被践踏的正义的迫不得已的手段。

《基本原则》中所体现的东正教会对待国家的态度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主张对尘世政权的顺服和忠诚。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看来，国家是存在罪恶的尘世生活的必要元素，当权者应利用国家的力量来限制恶、支持善，国家存在的意义正在于此（罗马书 13：1 - 7；彼得前书 2：13 - 16），即防止罪恶统治世界，保护人民和社会。因而，在与国家进行合作时，俄罗斯东正教会完全接纳国家的世俗特点，遵守法律、接受支持和忠于国家<sup>①</sup>。与此同时，教会对于国家的忠诚带有底线——双方利益相符，国家保证不侵犯教会及其信徒的权利。并且，为了证明教会处于政治之外，界定了神职人员及教会机构不能给予国家帮助并与之合作的领域：政治斗争、选举，支持某个政党、社会和政治领袖；内战或对外侵略战争；直接参与国家情报活动或根据国家法律应当保密的活动（III. 8）<sup>②</sup>。

二是认为宗教诫命高于国家价值。《基本原则》主张，从上帝的意志来看，国家是尘世的、暂时的、次要的、非绝对的、有界限的和历史过渡性的，本身不是目的或者不是独立的价值存在，从根本上拒绝将其绝对化。国家、法律和道德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受到破坏，而教会则保留了神学视角的真理完整性。教会是新的人在基督之中的统一体，是“基督的身躯”（哥林多前书 12：27）与“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 3：15），在自己神秘的本质中不可能有任何的恶、任何的黑暗。教会的本质是不可消亡的，因此教会不会由于加入教会的人的罪孽而受到彻底破坏。同时，有别教会的神直接创建特点，受到上帝祝福的国家，并不是直接按照上帝的意愿而产生，而是间接的神创存在。因此，国家的目的也较为相对——实现人们尘世的福祉，限制世界上恶和罪孽的外在体现以及对个人和社会予以保护，是对善的外部支持（III. 1，III. 3），是针对人们的罪孽堕落对上帝的答复，是制止人们在罪孽之路继续下滑的力量。而教会的目的直接而绝对——对自己子民的永恒救赎。

虽然东正教会表示对国家要保持忠诚，但是对人无条件救赎的诫命，总是高于忠诚要求。而教会具有形而上的优势，高于尘世政权的任何形式，自然也高于国家。由此可见，基于上述神学优越性的“合作”观点落实到现实时，保障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本国的特权宗教组织地位，获得国家额外支持，进而公开跨越国家法律边界，确立了基督教、教会权利和意识形态世界观的优先权<sup>③</sup>。

① 使徒们教导基督徒服从政权（提摩太前书 2：2），尽管当时教会受到当地犹太政权和罗马帝国的破坏。

② III. 8 表示内容出自《基本原则》的第三章第八节，以此类推，下同。

③ Панкратов И. Е. Церковь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октрин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 Вестник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Н. И. Лобачевского. 2002. № 1. С. 148.

## 二 俄罗斯东正教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

在阐释俄罗斯政教关系的同时,《基本原则》形成了受国家支持的东正教会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重要的教会立场为:

(1) 对宗教信仰自由持双重态度。俄罗斯东正教会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法律原则体现的是,宗教由人的共同事务向私人事务转变,“精神价值观体系的瓦解,拯救社会大多数人的愿望的丧失”,“宗教目标和宗教价值观的社会缺失,大规模的叛教,对教会事业和战胜罪孽的漠视(III.6)。”与此同时,《基本原则》承认宗教信仰自由的唯一好处在于,令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世俗社会中获得合法地位,独立于社会其他信仰阶层和非信仰阶层<sup>①</sup>。因此,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待宗教信仰自由的态度,在《基本原则》中具有双重体现:一方面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与东正教传统格格不入;另一方面认为,这一原则是教会机制在世俗社会中存在、获得法律地位保障的重要手段。

(2) 谴责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俄罗斯东正教会对西方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谴责,认为这种世界观是非宗教的和个人主义的,消费至上的社会风气会导致人道德的退化,在社会中物质价值是发展精神价值的手段,精神价值应高于物质价值。因此,主张反对“伪大众文化”、保留民族文化。《基本原则》规定,全球化进程(科技构成除外)是自由主义的、世俗文明的非法扩张,其追求的是通过唯一的可能性来展示普世的、无精神的文化,这种文化的自由来自人的堕落和对自身的毫无节制,以此作为绝对的价值观和真理的尺度<sup>②</sup>。在东正教会看来,这种世界观不能作为规范,尤其是全世界的、全球化的规范而被认可。而“传统的”世界观,例如具有伊斯兰教、东正教等明显宗教基础和某种程度植根于其他民族(非西方)生活之中的世界观更具存在的权利。此时的世界观指的不是宗教,而是决定某个民族全部生活的文化综合体<sup>③</sup>。这些世界观在世界秩序中应得到平等对待<sup>④</sup>。

<sup>①</sup> Игумен Вениамин (Новик) . Анализ 1 - 5 - й глав " Основ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СОЦИС. 2002. № 3. С. 71.

<sup>②</sup> Осн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М. : Отдел внешних церковных связей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 2000. С. 123 - 124.

<sup>③</sup> Верховский А. Беспокойное соседство: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и пути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SOVA. Религия в свет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http: //religion. sova - center. ru/publications/4D646C9/5565861

<sup>④</sup> Безбородов М. И.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етрГУ. 2013. С. 36.



俄罗斯东正教会认为，无论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路线，还是强调个人在集体中完全丧失的极权社会主义，都不是俄罗斯理想的社会模式，而出于对祖国的信仰令人们团结、并保留人的个性的“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sup>①</sup>原则，是对民族价值观和传统的世代传承，是社会变迁之时保障个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方式。

（3）强调宗教、民族和文明认同。俄罗斯东正教会支持保留国家的社会文化独特性，并认为各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决定自身历史发展和文化特征。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应当形成一个由各种文明团体构成的共同体<sup>②</sup>。即东正教会主张的是一种多元化范式<sup>③</sup>。对此，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会前任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表示，强加给所有民族的普世幸福公式可以导致破坏性的后果，因此，当代国际社会的建立应当结合各种政治文化传统。当俄罗斯文明（东正教文明）在面对来自西方自由主义的世俗化扩张时，应当捍卫自己的身份认同<sup>④</sup>。1999年12月11日，阿列克谢二世面对萨马拉市公众宣称，“经常有声音发出：我们应找到国家思想。在大洋之外寻找这一国家思想。但我确认的是，我们的国家思想在于艰难的、但却是斯拉夫过去，在于俄罗斯千年间经历的历史之中。重要的是要返回我们人民曾经的生活原则，作为上帝的人民、信徒和道德纯净的人。”<sup>⑤</sup>

在21世纪初，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倾向是恢复封闭发展模式以及革命前传统的东正教价值观。之所以强调东正教文明认同，俄罗斯东正教会解释为，国家中东正教信仰认同比重不断增加。根据社会研究资料，82%的居民（1999年）和94%的居民（2000年）对东正教的态度是“非常好”或者“好”，然而光顾教堂（每月不少于一次）的比例仅为居民总数的2%和7%。因此，对于多数俄罗斯人而言，东正教更像是一种俄罗斯身份的象征，以及这种身份背后某种精神价值的体现，类似某种能够自豪地对抗其他人的价值，并在某种程度上被其他人所认可。

（4）批判世俗人权观。《基本原则》指出，伴随着世俗化进程，不可剥夺的人权最高原则转变为与上帝无关的个人权利概念，保护个人自由转化为捍卫自我意志（只要不损害其他个人），以及对国家保障个人及家庭一定物质生存水平的

① 基督教会的主要标志之一，由俄罗斯哲学家霍米亚科夫提出，在19世纪被斯拉夫派发展。

② Рябых Ю.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риентиры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1991 - 2000) :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 Carnegie Endowment//http://www.carnegie.ru/ru/pubs/procontra/56811.htm

③ Верховский А. Беспокойное соседство: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и пути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SOVA. Религия в свет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http://religion.sova-center.ru/publications/4D646C9/5565861

④ Алексий II, Патриарх Московский и вся Руси. Мир на перепутье [Текст]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 НГ - религии. - 1999. - 23 июня. - С. 17.

⑤ Сафонов В. На самарской земле//Журнал Московской патриархии. 1999. № 12. С. 33.

要求(IV.6, IV.7)。俄罗斯东正教会认为,世俗化导致自然权利理论成为当今的主导,这种理论在构建时没有考虑人类本性的堕落:在对人的公民权利的世俗人文理解体系中,人不体现上帝的形象,而是自给自足的主体,然而,在上帝之外只存在堕落的人、与基督显现的完美理想相距甚远的人。

《基本原则》一方面对现代人权理念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为基督教人权理念进行“辩护”:直接指出人权的圣经根源——人是上帝的形象,本体论上的自由存在,因此人需要保留某种可以单独面对自己良心的自治领域,通过自由意志来实现救赎或毁灭。人的权利、自由与宗教服务思想密不可分,基督徒需要权利的首要原因在于,获得权利的同时以最佳方式实现对“上帝形象”最高呼吁,为他人、家庭、国家、民族履行自己的职责。教会每个成员的目的都在于服务和帮助他人,其动机在于意识到面对上帝自己应肩负相应的责任。当国家公民自愿彼此负责,社会也将向更高精神层级发展,并可能构建东正教国家。因此,教会的目的在于宣传东正教义务权利原则,借助其解决所有当代社会问题(IV.6)。东正教的人权观强调人的道德责任,人权的实现不应违背上帝确立的道德规范和基于之上的传统道德,人权自身不能高于精神价值观,不能与国家、家庭的利益及价值观相矛盾。实现人权不应侵犯宗教文物、文化价值观和人民的认同。<sup>①</sup>进而,俄罗斯东正教会形成了一种关于人和人权的最高价值观理解,为国家呈现出基于非西方意识形态存在权的新的政治意识形态。

## 结 语

综上,《基本原则》涵盖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对社会各方面问题的基本观点,提出了关于一些社会问题的理论认知和实用建议,在不效仿国外、也不全盘恢复革命前状态的条件下,探寻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道路和社会方案。确定了俄罗斯“交响曲”模式的政教关系,并对其进行了现代解释:一方面基于法律规定的国家世俗性和神学传统,强调政教分离、教会的独立和自主;另一方面基于道德需求和社会福祉,突出带有底线的政教合作的必要性。在这种新的政教合作模式下,俄罗斯东正教会将自身定位为国家的“精神顾问”、拥有对善恶解释权威的

<sup>①</sup> Основы уч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о достоинстве, свободе и правах человека [Текст]. М.: Изд-во Московской Патриархии, 2010. С. 18 - 19.

神圣机构，通过自身的威信来确定国家总体存在的意义。同时，通过对世俗政权利益的支持和维护，换取国家对宗教事务的帮助、保护以及不干涉。

《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宗教特征，开篇第一章便规定了基本神学立场：“教会在世界上应按照基督的方式来行事，证明基督和基督的王国”，将社会生活的所有现象与神圣原理联系起来。认为最高价值观、道德规范、个人本质等是超验因素的结果，而非社会关系的衍生物。换言之，所有社会问题在东正教会的意识形态中，都要通过宗教伦理棱镜的折射来体现，福音道德是社会发展的根基<sup>①</sup>。“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教会应当为上帝和人们服务，遵循《基督道德原则》，从事人类拯救工作”（I.1.3）。教会所有信徒及其他社会成员，在任何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行为都应上帝律法协调一致。基督教原理成为《基本原则》阐释所有社会观点的来源与根据。并且，当俄罗斯社会在处于转型、现代化状态时，社会现象与神圣原理的联系需要结合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特点。

《基本原则》的条款适用于莫斯科宗主教区的信众，对于其他自主东正教教会可作为特定范例，不具有强制义务性。但总体而言，《基本原则》对于俄罗斯东正教会乃至整个普世东正教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一部相对完整的俄罗斯东正教会意识形态学说。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基本原则》问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拥有自己的官方社会学说，而且还体现在，教会开始认真反思自身对待现代社会进程的态度，不局限于针对具体问题发表观点，而是力求占据主动立场，形成教会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力。通过这份文件，俄罗斯东正教会面对社会对教会不断发展膨胀而产生的不满予以回应<sup>②</sup>，对东正教会在多元化世俗社会中的地位给以神学解释，赋予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本国以及世界范围内政治空间中的主导权。因此，神学解释与政治表达是《基本原则》的两个标志性符号。

俄罗斯学界对《基本原则》的意义有两种对立观点，例如俄罗斯著名哲学家杰洛卡罗夫（К. Х. Делокаров）认为，“这份文件明确表明了俄罗斯东正教会

<sup>①</sup> 一般而言，东正教会通过慈善、传教和东正教教育等社会服务活动来宣传宗教道德原则，但当社会危机爆发时，常伴有消费崇拜以及自私、冷酷、不公正和残酷等道德衰退现象的出现，人们对战胜道德危机的渴望，致使宗教性显著提高。同时，一些没有宗教信仰的居民也寄希望于东正教会宣传的普世价值观、怜悯、善良、关注他人等观念，以克服道德危机。各种社会调查表明，约70%的受访者积极接纳宗教道德价值观，并不受制于他们的世界观和宗教所属。

<sup>②</sup> 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复兴，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威望的提高以及与国家多方面的合作，引发了一些社会不满，媒体上出现了针对东正教会的批评：“与国家融合”、“社会的教权主义”等。

针对现代根本问题的观点，体现出教会对世界的开放性，对社会文化进程的责任感。文件的出台证明了东正教探触范围的扩大，以及东正教会理性探讨生活尖锐问题的愿望”<sup>①</sup>。与之对立的是俄罗斯著名宗教学家菲拉托夫（С. Филатов），他认为，《基本原则》内容毫无新意：“该文件的大部分条款与罗马天主教会、大多数浸信会、五旬节教会以及路德宗等保守基督教教会的意识形态没有根本区别；批评消费主义文化和恣意文明，捍卫传统家庭价值观等。唯一的区别在于，拒绝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sup>②</sup>。

任何世俗或宗教性质的社会学说，都不是对现实问题的终极回答。问题不仅仅在于文件制定者的专业化水平、所受的自然局限性上，而且还在于他们致力于分析的现象的进程及发展情况。因此，对发展现实的充分认识，才是社会学说获得完善的重要来源。《基本原则》也同样拥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目前，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学说拥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国家立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俄罗斯宗教哲学理念的蓬勃复兴，俄罗斯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的广泛积极研究（包括从前被禁止的问题）。对此，有观点认为，《基本原则》的制定者有意回避在文件名称中运用“学说”（“учение”或“доктрина”，后者为天主教会所使用）一词，而是运用了更为低调的“观点”（“концепция”）一词来命名<sup>③</sup>。也许正如基里尔大牧首强调，该文件最终没有采用“学说”、甚至“观点”一词，而是称作“基本原则”（“основы”），这意味着，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教会的社会学说将必然得到补充、完善和发展<sup>④</sup>。

（责任编辑 张吴琦）

<sup>①</sup> Делокаров К. Х. Вызовы времени и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 Основ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 - <http://www.state-religion.ru/cgi/run.cgi?action=show&obj=1303>

<sup>②</sup> Филатов С. Осознает ли Третий Рим свое родство с Римом первым? . - "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ый запас" 2003, №4 (30) .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на: <http://magazines.russ.ru/nz/2003/4/filat-pr.html>

<sup>③</sup> Вениамин (Новик), игумен. Об «Основах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замечания на первые пять глав) .//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начал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этики.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нтернет – конференции. – М., 2001.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версия на сайте электронного журнала " Соборность": <http://www.sobor.ru/doctrina>)

<sup>④</sup> Кирилл (Гундяев), митрополит. Церковь и общество в свете Основ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Церковь и время. –2002. – № 2 (19) . С. 9.